

勞動界

第八十冊

九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

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

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

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

演說

●工人底兩個好教訓

力子

南京機織工人大鬧省議會以後，那些沒良心的主筆先生，又要開口罵工人太無程度了。其實，打人的事，未必真是工人主動。有些工人恐慌到極點，不過怕將來沒有飯吃；就算見解有些不對，但爲要吃飯而緣故，總是可以原諒的。打議會，打議員，固然不好；但其中也許別有主動的人，這個罪名不能完全推在工人身上呢？

但是工人在這件事上，却可以得兩個很好的教訓。

一，蘇打開放不開放 總之，工人生活計極有關係的問題，工人必須先有充分的研究。

果認開放爲有害，應當怎樣對付，也須慎重考慮。現在南京機織工人，怕只聽了幾個機坊老板底說話，便以爲生計將從此斷絕，非和議員拚命不可。又適在官廳和議會，感情十分惡劣。所以直接爲機坊老板所利用，間接更不免爲官僚武人所利用；我真替他們痛惜。從今以後，工人對於自身利害有關係的事，須下一番切實研究的工夫，不要隨便聽資本家在保護資本者底驅使。更進一層說，議員雖號稱人民代表，然實在和工人完全隔絕。卽如這件事，在議員方面，自然能說出開放繭行的許多理由，但我相信他們未必替二三十萬的機工想過。就算真正想過開放繭行於機工絲毫無害，也須把所以無害的理由，對機工們詳細演講，才可解除誤會，消弭禍根。但議員們何嘗能如此呢？工人不可因此覺悟，現在的代議制未必能爲農工謀幸福嗎？

二，這次風潮中，工人方面是集中於所謂「緞業公所」的。這緞業公所可算是機工間組織的團體嗎？不是！不是！這是完全由緞業中的資本家組織的。因此，我們更明白，反對開放繭行的人，本來是緞業中的資本家，他們爲自己底營業計，自然要想壟斷繭市的呀！還有緞業公所底五位董事，他們難道也和機工一樣見識，不知道搞設議會是萬萬使不得事嗎？原來他們十分和官場接近，對於工人，只想驅策利用，何嘗真爲他們謀利益。工人在不識不知中做了傀儡，將來更要懲辦禍首，却還只是工人晦氣！哎喲！工人受了這種教訓，還不覺悟到資本家底團體總靠不住，非自己趕快起來組織真正的團體不可嗎？至於沒良心的主筆先生，還要把這件事牽扯到勞動運動上面去，那是有覺悟的工人斷斷

不會相信的。

小說

●一個人力車夫底日記

正月二十三日記

張華

我雖念過幾天書，什麼「人之初」「子曰」。我却不知道怎麼講，趕到北京，看着不識字實在不能活，所以我又演習了演習，從今天起，我要記我每天作的什麼，回到家裏好教我朋友們看看，知到我的苦樂。

三月二十三日。這日天氣清亮，早晚也不很冷。前後拉了八個坐客。掙子一百零二個銅子。除了車租錢四十個，飯錢二十一個，餘四十二個。以後這樣，可就好了。晚上買鞋一雙，用子五十五個。

三月二十四日。清早有霧，天少冷。吃飯後，仍清亮如昨日。拉九個客。餘子五十六個。比昨天更好。

三月二十五日。清早天陰，吃飯以後，太陽漸漸的露出。這一天買賣越好了。前半天就拉坐六個，掙子八十一個，後半天更暖和，祇穿號褂一件並不覺冷。拉坐客五個，掙銅子七十枚。就是有件不平的事。有個闊大爺雇了我同伴的車。趕拉他那裏，不但

不給他錢，反張口就罵，伸手就打，反說偷了他的東西，叫站崗的把他抓到警察廳裏去。你看冤枉不冤枉。我親目眼見。有這等事。我要有秦瓊的本事。非把那個坐車的活嚼了不解。

三月二十六日。天氣沒風沒雲的。前半晌有朋友找我。可是只拉一個坐客。掙子一枚。後半天和前半天大相反。拉坐客八個。掙子九十九個。

三月二十七日。清早起來，把車子拉在崇文門裏右邊歇腳。忽然天上起了很惡的雲彩，又颳一陣風。一時冷的不得了。我雖有件破大夾襖，因為光想一拉就熱，帶他倒累垂縫，況且才起來的時候，是很晴的天。誰估量他下雨，所以祇穿一件小夾襖和號褂。

不料偏偏遇着。那雨越下越緊。我在那裏，站到吃早飯，沒一人來問一聲。那時凍的我得的戰，肚裏也餓起來，摸一摸口袋裏還有倆子，遂買了一塊紅薯，剛才跑在城門樓下要避風的地方要吃，恰就聽見一個人喊車。我肘着紅薯立時跑去講價。見那人穿戴的行走威武，左手提根打狗棍，（按即文明杖）右手撐把綠油布雨傘，指我叫道，「車子車子」。

我問他上那裏。他說，「西四牌樓」。我心裏想道這是宗好買賣，至少也得掙他二十多子，還要解解我的冷，向他道，「先生，乾脆，三十五個子」。他說「放屁，三十五個子，三十五個子我還要雇馬車哩」。我說「我要的多。你還個價吧。你看什麼天氣，道路」。

他說「十二個子」我說「先生那有要那們大謊的呢，再添添吧」。他說「我沒好多工夫和你這窮小子講價，給你十五個子」。我想不拉他恐怕又像那一天只拉一個子腳，白凍一前半天。

咬咬牙，唉，管他錢多錢少，先不挨凍，立刻把車子拉過來，讓他上去慢慢走着，我才嚼我的那塊冰涼的紅薯，那傢伙嫌遲了，揪起腿來照我背上給了一腳，罵道「光吃他媽的紅薯吧。老子直對你說有公事有公事，你偏要阿延」疼的我一跳，把紅薯也扔掉。看着那楞爹不像好惹的，也不敢和他強嘴，回頭道，「先生，不必著急，這就要快走」，話未說完，覺的那邊騰的給我一棍子，才想扭頭要看，聽的前面有輛汽車，嗚嗚的跑來，我當時慌了，一閃不及，把我車子光唧掛倒，把我擡個嘴麻地，把那坐車的也扣出來。那汽車烏烟瘴氣，突突飛呀似的從旁邊掃過去。我趕快爬起，摸摸腮臉，要給那坐車的賠情，抬頭看見一個站崗的，手裏拈着棍子，立在一邊，罵道，「混雜種，不長眼，找在汽車上碰」。同時又覺的後面上一棍下一腳轉臉又挨了幾個嘴巴子。那人楞眉皆眼怒不可遏的吆喝道，「瞎眼的東西，不知到你管的什麼」。我才要禱告他，他拾起傘，拉起棍子走了。那站崗的。又道。「快滾快滾，免的又撞人家的車」。我趕緊扎掙把車子駕起要走，不料車軸也折了，拾掇拾掇又另雇輛車子，才把他拉到下處。我回到屋裏，躺在床上，不禁點點淚下，擊床嘆道，唉，天地間的人，就有人家那樣的，就有我這樣的，挨了碰，人還說咱瞎眼撞人家的車。我挨摔挨罵還不算，又叫人家打。我怎麼倒楣就到這般地步呢！老天爺也太不公平道也了！我越想越氣。簡直的願死了。（補記）

三月二十八日。昨天一天湯水沒進，反來覆去，想了一晚上，直到現在，氣總沒處發放，把車送到車廠，把黑汗白流好幾月置得錢，一下替人家換了車軸。又找個朋友，借幾

塊錢，當下就回家來了。

讀者投稿

●勞工要有兩種心

陳為人

現在的勞工，是極苦的勞工，是沒有飽飯吃的勞工，是沒有飽衣穿的勞工，這都是我們勞工沒有團體；沒有組織演成的。爲什麼呢？沒有團體，就任由資本家支配我們；沒有組織，就沒有團體，沒有抵抗那支配我們資本家的實力，弟兄們呀！我們要有兩種心思。第一覺悟心，什麼叫作覺悟心，就是我們從前迷夢不知道的，甘心苦受的，今天知道了，今天不去甘心苦受了，我們不要以爲受苦是我們的命運，若說到命運，我們何以都是一樣命運嗎？天天起來都是不能轉運嗎？單獨資本家都是好命嗎？要知道我們這樣的受苦，都是資本家陷害我們的，虐待我們的，資本家要我們做值一元的工，他只給我們一角，其餘九角，他都得了去了！

第二奮鬥心，我們覺悟了，我們就要去與資本家奮鬥，增加我們的生活，這就叫作奮鬥心，我們沒有此心，那麼非要苦到死的日子不能休息，大家注意！

有了覺悟心；奮鬥心，打破老爺少爺們的階級，得到那飽衣飽食平等的樂境，這就是我們的真正幸福，真正命運。

●快些起來奮鬥

非夢

資本家仗着金錢的勢力，放出嚴勵的手段，來壓制我們，出了些少的工資；要我們做十餘點鐘的工作，我們因爲自己沒有產業，那末就不得不底頭下心去受資本家的支配，咳！可憐！

我們「胼手胝足」的替他們作了工，非但得不到他們相當的報酬，反而還要定出許多苛刻的條件，來虐待我們，勞工弟兄們呀！我們願意受他們這樣的壓制嗎？

倘若不願意，就該趕快起來和資本家奮鬥！

或者要達到改善我們的待遇，抬高我們的地位，脫離壓制的手段，享優美的生活，亦非和資本家奮鬥不可。時候已不早，不要在那裏「徘徊觀望」了。快些大家來奮鬥罷！

國內勞動界

●南昌勞動界的近訊

難言

▲勞動界組織工會之先聲

南昌勞動界，向來沒有一個集合底團體，所以情勢渙散，活活地受資本家底壓迫，不能爲自動底反抗。但現在却也感受一點「勞工神聖」底新思潮，居然組織工會起來了。這才算勞動界前途之一線曙光哩。他這個工會，目下雖沒有成立，然而他底宣言書，却已

來了。我特爲趕快寫出來，使人家曉得南昌勞動家，未嘗沒有自決底能力及覺悟。不過從前多是被一般財閥設法遏阻其結合，並且又有一班無聊政客屢次利用，使他們站腳不穩罷了。今回組織工會，我希望他們拿出點毅力來，切不要怕中途挫折，不要被政客利用才好。

他的宣言書道。敬請我工界各位父老兄弟。快快來將這篇宣言書。句句細看明白。就可知道能享利權的好處。決不要怕難，應該努力進行。現在社會上的工人總算多了。無奈我們工人，事事都靠了別人的勢力，不能抬起頭來，說得一句話做不出一種事，都因是無主的緣故。譬如人家無主。不但遇事無人主持，就是兄弟也要分散，成爲無依無靠的樣子。倘有一種事體發生，就要受有主的人欺凌，又被有主的人家恥笑。什麼是有主，什麼是無家主，就是有團體無團體的分別。倘若不信，請看士農工商四界的同胞兄弟。學界的同胞，有教育會。農界的同胞，有農會。商界的同胞，有商會。難道我們工界的同胞，就沒有組織工會的能力嗎？實在不是。因爲先前我們並不知道工會的好處，至今無會，就無團體。無團體，就是好像無家主。因這樣有事無處商量，所以招社會上的輕視，使我們工人有口不能言，有力不能用，有理亦受他人的排擠，有功亦受他人的牽制。請我工界同胞，摸心自想。惟我工界，事廣人多，請大家快快來組織工會，嗣後可免他人輕視，遇事可以共同商確，又可共謀幸福。不得自相拋棄利權，且能保全工人根本地位。如再不想同心協力，趕快組成工會，恐後來地方自治成立時，我們工人應享的利權，一瓶都要附諸他人勢力之後。反不如各省府縣旅贛的人，他在省中都設有各處的同

鄉會，遇事可以公斷公決，不致受別人的牽制，又不受別人的排擠，能保各有的權利。論起理來，天下士農工商四等，我工人亦在高尙地位。國家課稅，工界負擔不輕。商界買賣，全靠工人。農家耕田器具，非工人不能製造。世間何事不要工人。這樣看來，我工人資格，并不低小。何得社會上人，都看我工人不起。實在是我工人自己失了根的利權。權利一失，利益安得均享。倘再睡夢不醒，將來地方自治成立，使得各樹旗鼓，各顧一時，各爭強弱，各顯勢力。如我工人再不趕緊設立工會，到那時候，有眼淚無處痛哭，有冤屈無處伸訴。追悔已遲。故今力敲警鐘，敬告工界同胞，趕緊猛醒，從速積極進行，務必力爭志氣，免被各界恥笑，挽回我故有的權利。萬勿一失再失，既誤又誤，望我們諸位發奮圖強，竭力維持，庶幾工會早成。與我們工人亦得早日出頭，利權又可早日挽回，國家亦幸福，又得永享無窮了。

南京機工大鬧省議會

▲反對廢止舊行限止條例……痛打議員……軍警不敢干涉……省議會遷移上海……絲業預備四十八萬和議會決鬥

南京是江蘇底省會，軍警林立的重地。竟演出機工鬧搞議會，毆撻議員的風潮，真可算得一絕頂可注意的事。

當省議會通過廢止舊行條例，江寧句容溧水高淳吳江吳縣六邑是絲織業特別發達的地方

，該六邑的人，即以機工生計將絕爲詞，紛紛起來反對。後經省公署提交覆議，大會時多數人仍主張原議，交付審查，審查員意見也同。這個風聲一布之後，機工羣起大譁，二日午前，都齊集綬業公所，決議以武力爲最後的請願。該所董事五人，當赴省署辭職，以爲衆憤難平，沒法負責。那時候，官廳既不急籌消弭的方法，也不通知議會。到午前一時，這許多的機工，從該公所出發，前導者手執白旗，大書着『三十萬人生計將絕』和『解散議會』等字樣，自城南到城北，人數約有幾千之多。

十二點鐘的時候，省議會也得知外面底風聲，即打電話到警察所，要求派隊保護，藉資鎮懾。警察廳除派北區警察分別守衛外，又派勤務督察長劉錫卿，東區長趙永平，偵緝隊長樊玉忱等五六人，乘坐汽車去巡邏彈壓。哪知這時機工已擁入議場，佔坐席次，人聲非常擾亂，先在議場前小院中，將議員先生施文熙從樓上拖到樓下，用玻璃花瓶打他底頭，再把打倒地。一時呼打的聲音，雷動四周。後將朱積祺等尋獲，打得尤加利害。庶務科長陸某也在被打之中。有旁聽者某，見了門首站立了那麼多人，以爲不准他出入，自認議員，於是也被他們不分皂白的亂打了一頓。後有江蘇官產處處長孫啓椿，適去旁聽，也被他們打得成傷。當時那般議員和一般無辜受打的，都被機工遊行示衆。中以一位議員先生朱積祺受苦最多，項頸裏插了一面白旗，上面寫着『賣國賊省議員』幾個字，沿路還要指了他底面高呼道，『這是三新池底老板』。他底頭稍爲向下一點，就要叫抬起，如其不聽，就要拳足交加了。到了三新池門口，大家特爲再痛打他一頓。這位朱議員，常常藉了議員底資

格和勢力，在鄉里妄作橫行，對於一般貧民，他是尤加看不起的，所以一般人恨之切骨。其他如錢銘銓也傷了目。警察廳派去彈壓的東區署長趙永平，上前去禁阻的，而機工誤認

為議員，也打得腹部受傷。當那時候，所有議會底守衛，都逃避一空了。警察廳派去守門的警察，也因衆寡不敵，不能阻擋。機工那時的氣憤，真是兇得利害，所有各處，都去尋索。鮑訓議長避入廚下，身穿短衣，腰著布裙，扮了一個廚夫，才得幸免痛打。

這場事，議員先生被打者十人，職員被打者五人，外客被打者一人，都打得頭破出血遍體滴淋。各議員的馬褂長袍，也都扯破，鞋襪也都脫落不全。一齊拖到三坊巷綬業公所去關在一間房子裏，直到深夜，大衆散去之後，才將被關的人送到醫院去。

現在雙方正籌備起訴，絲業四十八家，每家捐一萬元，共計有四十八萬，作為和議員抗爭的經費，并請律師四人，預備到法庭去爭辨。議員方面，也派職員到上海來籌備一切，並請議長擔負借款的責任，現正馳電政府要和那邊爭一口冤氣呢。

本埠勞動界

●上海又有一個工會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

本埠各大小印刷局底工人，為謀工人應有的幸福起見，發起組織一個『上海印刷工會』，事務所已經成立。章程也定的很完備，大致和『機器工會』相同。該會會員，屬於鉛印部

工人已有三百餘人，屬於石印部的人，因為他們從前原有一個工會，現在合併了，陸續加入的，正在一天多似一天，現在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六人了。他們現在又創辦了一個『友世畫報』，專為提倡勞工底生活增高，并以改造社會為主目的。該報底主筆和投稿，純由印刷局的工人擔任，決定下星期六出版。這個『友世畫報』和上海機器工會底『機器工人』，都是真正工人底出版品，也是我們勞動界底一線曙光。

● 斛司斛費由官廳允予照加了

北市仁穀公所各斛司，要求店家加給斛費一事，現已由該公所董事張樂君，依從上海縣署底辦法，每斛加給兩文，向各斛司去疏通了。

● 歸國華工底呼籲

旅歐中華工團駐滬代表張超曹亞端等，近因各地歸國僑工，大家沒有工作可做，特電北京僑工局說：『北京僑工局三局長鈞鑒，超等僑法工界委託，查回國僑工狀況，抵滬以來，迭見回國工人未得職業者，以滬上一埠計，約五六千之多，困苦顛連，不堪言狀。超等人微力薄，無法救濟。伏思貴局為專司僑工事務，惟有懇求貴局代為設法救濟。……』

● 藥業友誼會整刷會務

本埠藥業店主方面，原有飲片公所；店夥方面，則有藥業友誼。表面上看來，這兩個團體是絕對不能相容了。店主最忌夥友要求加薪，店夥也不願受店主底箝制。自從友誼

會成立之後，店主方面也漸有覺悟的，去年冬天，曾有加薪之舉，如果友誼會始終團結，店主一方自然不至會發生苛待問題了。近來聽說友誼會會員，共有二千六七百人之多；對於該會熱心辦事者，不及半數。該會正副會長張硯孫虞純甫陳漢民等，近來竭力聯絡，並將公益互助種種宗旨，通告會員，擇日再開大會，以策進行。

●麵筋業工人罷工要求加資

本埠各處的麵筋同業，共有二三十家，工人也不過六七十人，向來每人每月工資不過四元光景。近因貨物貴了，他們所入不敷所出。於是由楊金海張掌榮吳小毛丁順福等，邀集同業工人等二百餘人會議，決議從二日起一律罷工，並派人去邀各店東到茶肆中去商議加薪辦法。商議的結果，各店主允許明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才能一律增加。各工人以為目下迫不及待，硬要即加，不然，只有停工。各店主查悉情形之後，向淞滬警察廳呈請維持。工人已由發起人遷到法界某茶肆去會議了。

●船塢工人一部分罷了工

于曙

江南造船所底工匠，向來分作『粵幫』『本幫』這兩幫，現在因為要趕美國運船和各洋行底商船，所以工人就忙的很，連日連夜，都是工作。到本月二號『粵幫』底工頭甘嘯初無緣無故地把『本幫』冷作鍋爐間底工匠管帳者叫做顧阿郎毆打一頓，傷得很重。後來衆工匠知道，大家都很為激憤。於是『本幫』工匠，就於本月三號全體罷工，並且在高昌廟南華樓茶

館處集合會議，同具呈稟，將「粵製」工頭甘嘯初無故毆傷顧阿郎的事情，要詳細地告訴該塢所長劉某，要求查究處理，後經所長妥為調和，現在上工了。

●電車碾傷小工

于曙

華商電車公司，有那從小東門到高昌廟行駛的底六號路牌電車，七號由高昌廟開向北行，到了南碼頭地方，開駛太快，就把那信昌碾米廠底擔包小工某人撞倒了，壓破了腦壳，立刻就昏迷不知人事。暫由崗警將司機人底銅牌扣除，車就放行後，叫車輛送往上海醫院救治，死與不死，就聽天由命。

國外勞動界

●意工人赤化的大運動

▲同盟怠工……佔據工廠

中俄通信社云，意大利金屬勞動者大罷工的最高目的，在使金屬工業一概照勞農俄國的辦法，都歸勞動者自己管理。他們首先作個榜樣，以便他種工業照辦，農民也好把土地沒收到手中。這事實可以構成世界勞動史上最活潑有趣的一章。卡爾(Carl)曾經詳說發表意大利勞動者罷工的經過。

最初五月十四冶金工人會向工場主聯合會提出了增加工銀的要求。一個月以後，有名的菲阿姆（Fiom）工人會，要求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銀，并且賠償金工勞動者解雇的損失。工場主不肯承認，勞動者用提出要求。到了兩個月以後，菲阿姆與意大利工團聯合會開始談判。勞動者提出別種請願，說明他們所以要求增加的工銀是由意大利的生活的高價決定的。可是工場主未能承認，這談判就告終了。

於是菲阿姆工人會決定一種新方法，不叫做總同盟罷工。因為工場主要得的是利益，所以他們就不肯做那給工場主得利的事情。利益是由製造決定的，所以他們祇製造最底額的生產。如這種計策，叫做『妨害主義』。他們的規定上說道，『大家要記着，儘所有的粗材料製造最少額的物品。不要全部停工，也不要局部的停工。無論何人若被解雇，他可以不出去。其餘的工人也不為雇主謀利益，或惹起雇主的同盟休業。』

工場主看見這種情形，就要求政府阻止工人方面的計畫。於是菲阿姆工人會就應勞動大臣的要求，和工場主相會，試行仲裁裁判。有些工場主忍不住住工人的妨害，把工廠鎖閉了。於是工人方面奮起，到八月三十日就把羅馬（Rome）布勒達（Breda）斯達知（Ituochi）等公司的營業機具占領，豎起了紅旗。一切工業歸 F. I. O. M. 完全管理了。此時工場主要求派兵去打，可是意大利的長官却說『不敢幹』。這哩就可以知道工人的政略中——有重要的事實。假使立法部沒有大社會主義者布洛克（Boc），意國首相，決不至不派兵的。

菲阿姆工人會立刻發出了通告書，那書上說『金工勞動者呀！羅馬阿公司曾宣言停工』

並且用盡方法固守着這建築物……昨天我們發表了一種格言，『少製造；多消耗；不惹起雇主的同盟休業。』今天對大家說，我們不要放棄那營業的工具，直至工場主把工廠鎖閉。

那天晚上幹事羅和書記，投票表決，依勞動者的本位繼續工作，工場主於是要求行雇主總同盟罷工。菲阿姆工會，又發表一個宣言，『意大利的金工勞動者呀！大家準備整頓你們的組織。無論何時工場主若是停工，照我們的法子辦，永遠共同團結呀！』。第一次勞工的活動組成了『警醒隊』，抵抗加害他們或要壓服他們人。九月三號勞動者佔的營業器具有五百餘種之多。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就用這營業器具供給他們的糧食。

一切工業的勞動者都起來幫助在可怕的戰爭中的金工勞動者了。菲阿姆工會委員發出每天的報告，在羅馬本地方有一宣佈說『我們都快意。我們羅馬國內的那堡彼(Pope)城裏有許多赤旗豎在勞工器具塔上面了』。又九月七日有許多鐵路工人投票援助五金工人，甚至那紅十字會工人都站在那積勞工器具的地方了。在九月九日菲阿姆有一張宣佈禁止商人在搶奪了的農工器具的地方作買賣，有些否認他們的要買賣，但祇能賣些微少的錢。那工人又要求在星期日上須做工保護他們的勞工器具，有宣告說『不要使工廠主密謀支配商店，大家都要來保護呀！』

●意大利工人又舉行總罷工

莫恩科一日電說：意大利國帶若離區域之工人已宣言舉行總罷工。